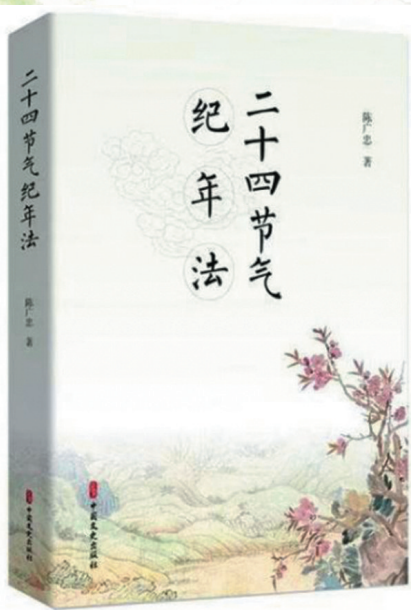


品鉴

律历同源, 节气和声

读陈广忠《二十四节气纪年法》

余松阳



当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的第十个年轮悄然镌刻,当《淮南子》所载节气与十二律的文明密码流转第2165个春秋,安徽大学陈广忠教授的《二十四节气纪年法》便如一把密钥,解锁了藏在节气与乐律里的千年文化密码。这部凝结45载治学心血的佳作,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,与国家文化战略同向而行,以扎实严谨的考据功底、贯通古今的跨学科视野,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国际传播,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珍贵范本。

45年,足以让青丝变成白发,也足以让一份学术坚守开花结果。自1980年9月与《淮南子》结缘,陈广忠教授便一头扎进这部“百科全书”式的古籍里。他埋首原文与历代注疏,逐字逐句咀嚼先贤智慧,走遍书海搜罗散落的文献资料,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;他更跳出单一学科的边界,以文理交融的视野深耕细作,将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音律等诸多领域的知识熔于一炉。45年间,36部专著、百余篇论文相继问世,每一部都是心血的凝结。其中中华书局三全本《淮南子》更是16次印刷,风行海内外,成为无数学者与传统文化爱好者的案头必备。这份“一生专注一事”的执着,正是当代学者最动人的治学底色。

翻开《二十四节气纪年法》,最让人惊艳的,是它牵起了节气与乐律的千年丝线。这并非凭空而来的联想,而是根植于“律历同源”的古老传统,而《淮南子》正是承载这一传统的关键载体。两千多年前,淮南王刘安博学多才,著述宏富,其研究领域涵盖哲学、政治、文学、历史、音乐、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,他有《琴颂》等音乐文献传世,

本人更是“为人好书鼓琴”,兼具文心与乐理修养。由他主持编纂的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,不仅完整记载了二十四节气体系,更清晰勾勒出节气与十二律的对应关系。书中明确,冬至对应十二律之首的黄钟,律管的长度,与冬至日的天文、气象数据之间,藏着古人观天察地的智慧玄机。律学专家曾评价,《淮南子》中律数独具匠心,兼含三分损益律与纯律因素。它最早明确黄钟九寸之度,推动十二律数的整数简化进程,为后世和声功能理论的探索,开辟了新天地。陈广忠教授将这些抽象的关联绘成图表,让“节气一律吕一时间一自然”的逻辑链清晰浮现,也让我们读懂了先民“观物取象、知行合一”的智慧。

这本书的魅力,更在于它让冰冷的考据有了温度。陈广忠教授没有止步于学术推演,而是从《红楼梦》的“葭动灰飞管,阳回斗转构”里,从李杜诗篇的节气吟咏中,打捞出律历融合的诗意。这些生动的诗词,让原本晦涩的学术观点变得生动鲜活,展现出律历融合的独特魅力。更难得的是,他将物候民俗、养生智慧也编织进书中,形成了一个丰满而自洽的阐释体系。自2025年5月该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来,迅速引起了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,其影响力覆盖科研机构、高等教育、基础教育、出版传媒、党政机关等多个领域,好评如潮。其实,陈广忠教授关于《淮南子》创立二十四节气的研究,2017年1月24日便通过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被世界看见。

这部书就像一位温厚的老友,絮絮说着:传统文化不是博物馆里蒙尘的展品,而是藏在三餐四季里的诗意。

五庙红梅

杨姗姗

与红梅相识,偶然而有趣。

前年初冬,去潜山五庙乡参加一个文学活动,宿住红光村一处民宿。红光村山清水秀,古色古香,民风质朴淳良,而且丰富的红色故事与传统文化资源交相呼应,安庆地区农村最早的党组织——五庙党小组旧址就在村内。乡村的晚间,间或传来几声鸡鸣犬吠划破宁静,反而格外寂寥广袤。突然,窗外低音炮震响,《奢香夫人》随着音乐的节奏挤进房间,空气都跟随凤凰传奇一齐舞蹈。广场离民宿不远,音律魔性四射,十几名舞者都是女性,个个着华服,动作整齐划一,翩翩起舞。一曲终结,她们得知我们一行打听谁家有萝卜卖,马上七嘴八舌地指向其中一人:“她家有!”她发髻高盘,穿红色旗袍,脚下一双黑色高跟鞋,轻盈地闪至面前:“我家地里有。”居然是普通话。瞬间拉近了距离,便问她:“美女怎么称呼?”她答:“汪红梅,三点水的汪,红色的红,梅花的梅。”紧接着热情地发出邀请:“可以到我家去坐坐喝茶,再看看地里的萝卜。”

萝卜属于家常食物,南北都有,大多辛辣、皮厚,炖煮烧炒,喧宾夺主很抢主菜味儿。五庙萝卜则不然,富锌富硒,圆润洁白如玉,尤其是霜降以后,皮薄芯甜清脆,用它炖汤,肉香四溢汤白如奶,晶莹剔透无渣碎,入口即化唇齿留香。我只是一次饕餮之缘,便对它记忆犹新。这次来打定主意,怎么也得买些带回去。她家不远,几分钟便到。一座现代化民居出现在眼前,房子依山而建,星空之下,依稀可见山前山后种满了茶树,原来她家还是茶厂。

红梅家院门没上锁,屋里也没人。她说儿子女儿都已经成家立业,平时家里只有他们夫妇二人生活。招呼大家围桌坐下,麻利地烧水洗茶杯,瓜子花生摆盘,忙进忙出泡茶待客。不一会,出门散步的男主人老余提前回来了,他每天晚饭后有散步的习惯,估计是女主人用手机告诉他:家里来客人了。

种茶人与喝茶人不用特别寒暄,话题自然是聊茶经:种茶、采茶、制茶、卖茶、鉴茶。老余有茶人的温厚,有问有答,热心添茶。红梅呢,此时已换上了羽绒服,偏坐小竹椅像个听课的学生,极少插话,安静地听老余跟我们闲聊。很难想象此刻的她,与广场上那奔放起舞的是同一人。

次日朝霞初露,我们如约再至红梅家。在白天里才注意到,她家的房屋修建得气派华丽,然而层高有点儿奇特,目测最多一层半高。红光村中新建民居多见二三层楼房,他这里依山而建筑,临茶园而居住,四边空旷开阔,周围没有其他人家,按说建房条件得天独厚,为啥偏偏层高只建了一层半?老余解释道,山边茶地里散落有几座别人家的老坟,我们房子建高了会遮挡照到坟上的阳光,所以就有意压低了高度。原来如此。

为了不耽误我们返程,红梅大清早就下地忙碌,挖萝卜摘菜清洗,等我们来的时候,圆嘟嘟的小白萝卜们已经整装待发,它们被整齐码放进几只超大的白塑料袋中,每袋足有十几斤之多,再加上白菜韭菜香菜,手感很沉很重……后来,我时常想,有缘结识老余和红梅,他们骨子里的热忱、善良以及悲悯,让那次五庙之行锦上添花。

父亲爱骑车

高桢

直线,向左,转弯,上坡,挂挡,倒车,斜线,刹车,再向前,转方向,看后面,倒车成功……

停车,拉闸,下车……跟在开电动车父亲的身后,我浑身紧张得直冒汗……这是父亲第多少次换爱车,我不记得数字,只晓得,这车是父亲新换的。对于父亲来说,拥有自己的座驾是必须要有的,不论体面,只要驱动,最豪华的莫过于眼下这辆新买的全封闭式电动三轮。

不久前,组织父母亲和岳母等人在一起小聚,地点设在岳家的小区,原本家里有车,让爱人用车去接一下父母来,方便得很,可父亲不这样认为,他有属于他自己的车,他自己掌握方向盘,来去自由惯了,买车换车,从不吝惜,付钱的速度跟年轻人一样快。

父亲此举,我一直认为这与他年少时代所在的出生地有关。父亲是在“十里洋场”跑来跑去的人,从出生那一时刻起,一直到青年时代,大都市的车子,无形之中,影响了父亲的一生。父亲曾告诉我,读小学的时候,即便手中有坐车的车费,他是不坐的,省下钱来,跟在有轨电车后面、跟在人力车后面、跟在小轿车后面,跟在自行车后面,渐渐地,锻炼强了体魄,可在他心里,总希望自己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。直到退休之后,对购买一辆专属自己的车,更是到了狂热的地步,哪怕是90岁高龄,依然不减。

关于车的话题,我和父亲争论不少次,最早一次是与父亲进城拉煤,从县城驮着平板车,拉煤回家,尤为艰难。当时父亲曾感慨:要是有一辆自己的车多好。

渐渐地,生活开始相对稳定,父亲也进入退休阶段,走亲访友,接送孙儿,公园娱乐,没有停歇。直到母亲来电告知父亲骑车超速,被公交车碰倒,让我惊了一身冷汗,父亲在电话里却像没事人一样。这一次交锋,我动用了一切关系去说服父亲,无论是姐姐们的喋喋不休,还是母亲的每次叮嘱,再加上亲友和他的学生迂回劝说,作用均不大,考虑到年龄不饶人,加上年轻时膝关节受过伤,骑自行车应该费力,我当着他的面,将自行车推走,这才彻底断了父亲骑自行车的念头。其实,车子推走时,我看到85岁父亲的眼睛是不舍的,可我真的不希望也不愿意再让他骑自行车。虽然父亲对车的依恋,我是深有体会,可不服老不行呀,每个人都有骑不动的时候。

没料到,过了两天,父亲就买了一辆三轮的电动助力车,让我无语。

打这以后,换车成了父亲的节奏,从小三轮电动,到大三轮定制,从敞开式拉风,到眼前这辆全封闭,林林总总,经过父亲的手驾驶的车子,早已超出我的预期。其实,换下来的车,大多数都是大半新的,父亲是在用自己的薪水填补着年轻时候的遗憾,真正拥有一辆属于自己支配的车子,那是多么爽快、自由的一件事。

就拿眼前这辆保暖性和封闭性比较好的新车来说,还没比去年同时期买的那辆宽敞、放的东西多。每当暖阳升起,父亲便会将他心爱的电子琴、葫芦丝、电吹管、特制凳子、曲谱架子、音响等物件,一一摆在车内,去公园、去人多的地方,和市民一起吹拉弹唱:“做你喜欢做的事情,我不反对,骑车出行,安全需第一”,母亲的话有几分道理,让父亲频频点头。

其实,我并不反对父亲骑车、驾车,虽然我一点也不喜欢车子,但每个个体对待事物都有自己的认知,父亲的生活质量好坏,还是以他自己快不快乐去衡量,说多了无益。唯有感觉父亲年岁越来越大,看着他驾驶着那辆新车的劲头,还有耳朵听力有些减弱的迹象,我的内心五味杂陈,担忧夹杂着欢喜。担忧父亲的安全,欢喜的是,父亲对生活积极的态度。

人物